

陳主編：

貴刊五月號「每月文評」，所開列三月份短篇小說市場中，所統計的小說篇目，漏列了臺灣時報副刊的小說篇目。查本刊於三月份共發表了七篇創作小說：

1. 老屋情深（曾寬）
2. 旱（黃黃）
3. 玉蘭花（鄭清文）
4. 兒子生日那天（辜輝龍）
5. 桃花過渡（顏崑陽）



6. 抓住我，太陽（姬小苔）
7. 逐日本事（吳繼文）
謹供參考。 敬頌

大安

周浩正上
五月五日

恒嘉：

讀五月號（九十六期）「書評書目」，始獲知貴刊不知因何「必須」及何種「作業上的不得已」（大作「編輯斷想」語）曾經停版一期。衷心爲之不安。臺北與臺中車程不足兩小時，如此大事，竟然不知，頗有身處化外之感。我於貴刊，稱「忠實」則不敢，關懷或崇敬之心，一直有之。現在既已恢復出版，但願此後一帆風順，長命百歲。

同期有沈萌華先生「評小丑畢費的戀歌」一文，文中提到其三月份所閱讀之短篇小說，係根據六份日報副刊與五種文藝性雜誌，一個人於公餘在有限時間內要讀那麼多文字，真是佩服。但因該專欄名爲「每月短篇小說評介」，因此在要求上却又似嫌不夠。對於短篇小說的評介，「書評書目」多年來做得十分認

眞，頗受讀者信賴，爲免遺珠之憾，特提供一個重要的日報副刊——自由日報「晨鐘」副刊——作爲貴刊及該專欄執筆人參考。

自由日報於今年元旦創刊，副刊主編一職，原爲尤增輝，尤君於籌備期間不幸因車禍去世，由青年小說家彭選賢接任。我於六十九年十月底應聘至自由日報任職，負責督導及策劃九至十二版（即俗稱「第三張」），副刊即爲其中之一。尤君及後來之彭君，皆爲弟所聘，我選擇他們的主要原因，即是因爲他們對文學不但有寫作上的成就，而且有殉道的精神。

「晨鐘」副刊每日一大版，所刊出之文字在一萬四千字左右，爲純文藝副刊，其中尤以短篇小說爲主要。五個月來，國內外有近百位主要作家的作品在此刊出。特別值得一提的：有幾位作家如端木方、朱西寧、鍾肇政等近年來創作並不多見，他們都有短篇小說在此刊出。（朱西寧三篇，鍾肇政兩篇，端木方一篇。）此外，青年作家丁亞民、朱天文、朱天心、詹明儒、謝材俊、履彊、洪醒夫、曾心儀、……等亦經常有作品發表。

四月間，晨鐘副刊以「展望和期許」爲總題，先

以三日全版版面，刊出「迎接青年的文學時代的來臨」筆談四十餘篇，復自五月四日起，舉辦「新生代作品大豐收」活動，以全月時間，全部版面，刊出在寫作上已有相當成就的青年作家的作品，包括短篇小說、散文、詩。

平心而論，「晨鐘副刊」所刊出的作品，雖非字字珠璣，然其水準絕不遜於國內任何副刊和雜誌。本「內舉不避親」之義，作如上介紹，並盼獲得高明指教。

桑品載上

五、七

主編先生：

書評書目第九六期衣魚先生「批判魯迅的基本資料補遺」末尾有段注釋——

②「醬」字就是食用的「醬」，民初流行一種「染缸」的名詞，就是「染房」裏染布所用的染缸，就是說一種白布向染缸裏一放，就染上了色，失去了它本來的顏色。……現在，又有人用「醬缸」，意思似不如染缸，因爲染缸是染東西的。把東西往裏面一放

，那東西就失去了本來。「醬缸」是裝的食用醬，不能污染也。

首句未曾明確指出民初流行的「一種染缸」的「名詞」，是叫「醬」抑叫「醬缸」。而魯迅的「醬死了」之「醬」爲動詞。

第三、四、五句顯得有些離奇，魯迅能用「醬」，何以今人又不能用「醬缸」，而必須用「染缸」？「醬」有別於「染」。染上布之色經日晒洗濯尚可脫落，下了醬缸浸泡，如醬菜、醬肉、醬蝦，想跑也跑不掉，而且再也不能回復原狀。此點爲「醬」「醬缸」之孳衍義。（如有人將此釋義拿去編訂辭書，不必注明出處，也無須連絡或贈書。）

乞先生教我！

江上村手上

七十、五、十

×

×

×

編輯先生：

填了一下 貴刊寄來的明信片，總覺得有些項目難以選擇，因此，不揣淺陋，願意在此提出一些個人的鄙薄之見。

貴刊既然定名爲「書評書目」，因此原則上我希望貴刊能成爲名符其實的書評書目雜誌，但是辦雜誌不容易，尤其是純學術性的雜誌，如果沒有奉獻犧牲的宗教家精神及雄厚的財力，是很難持久的；因此，不敢要求 貴刊過份嚴肅，以致減低讀者的閱讀興趣，（此亦非讀者之幸！）故建議 貴刊不妨以書評和書目爲主，另外也報導一些中外文壇，出版界等的動態，或偶爾製作一些專題，總之，要能充分發揮雜誌爲大眾提供最新知識的功能；像這一期就很不錯。

談到「立場」，我認爲 貴刊相當「保守」，並不是說「保守」不好；本來，適當的含蓄就是中國人的美德，而批評家更應該具有溫柔敦厚的素養，只是千萬不可淪爲「鄉愿」，那不僅不是讀者之福，更是批評的致命傷！而在批評的態度上，也必須嚴肅一點，我們的書評制度尚在起步階段，不希望一開始就嬉皮笑臉，油腔滑調，不僅不够莊重，而且總不是個好榜樣，尤其像負有帶動作用的 貴刊，更不宜出現某些令人消化不良的文字！

封面部份似乎不必太花枝招展，以免俗氣；當然也不必板起面孔，作夫子說教狀；是否能多表現一些

「文化氣質」？像這期封面的「殘骸」就很令人愛不釋手。

我覺得本期在形式上和以前的最大不同是目次頁多了許多漂亮的小標題，大概是爲了吸引讀者吧！這當然是無可厚非的，只是似乎分得太瑣碎了，使人有應接不暇之感。

貴刊的書目及書評索引都相當實用，堪稱爲貴刊的靈魂，千萬廢不得。只是有一點挺納悶：爲什麼貴刊在五十三期時做過二十九至五十二期的分類總目之後就不再做了？人的記憶力有限，有時想找一篇貴刊上的文字，往往必須從五十三期開始逐一查閱，牽一髮而動全身，費時又費力；既然貴刊有魄力收集別的各種刊物上文章，作成索引，何不再多用一點點精力，也爲自己編個索引？

各種雜誌都應該有它自己獨立的生命和風格，一成不變固然不對，却也不必一味地去滿足讀者的口味，況且「海畔有逐臭之夫」，要想讓大家滿意絕對不可能，因此只有堅守既定的目標，努力做去，相信好的刊物是不會永遠寂寞的！ 敬頌

編安

讀者林淑芳 敬上
七十年五月五日

編輯先生：

拜讀了「灰暗的封面、嶄新的內容」的書評書目五月號，忍不住想寫篇「讀後隨筆」，做爲貴刊革新號的回聲，爲了行文方便，還是分點敘述吧。

(一) 誠如陳恒嘉先生在「編輯斷想」中所說的：「善意的批評，固然較易入耳，但這樣的批評就接收者而言，亦具有其自由選擇的餘地，批評的功能亦必大打折扣。而所謂『惡意』的批評，却往往是犀利的、具體的、無所遁逃的。」因爲堅持這樣的看法，所以我也曾在「書評書目」上以筆名寫過幾篇表面看來「不太友善」的文章，有位朋友讀了之後問我：「×××是你吧？好小子，你也學會了修理人了！」修理人？一個消費者在化了錢之後，對於他所購買的貨色批評了幾句，就是修理人了？果真如此，那麼我們在吃完一碗過辣的牛肉麵之後，據實告訴老板辣椒放得太多了，也就是在修理他了？還有一位朋友對我說：「你現在修理別人，小心人家回過頭來修理你！」照他的

話，批評者與被批評者就是水火不相容的敵人了，如果大家都秉持同樣的看法，那麼批評的確非有勇氣莫辦，然而正如陳恒嘉先生所言，需要勇氣才能批評的社會一定不是健全的社會，一定不是開放的社會，所以，敢請被批評者視批評者為朋友吧，並且，這朋友不是普通的朋友，而是直、諒、多聞的益友。

(二) 傅博先生大作「淺談評介文章的作者責任」，提醒了我們，捧場性質的評介文章會害苦了許多不明就裏的讀者，久而久之，批評者就會因為了人情，而喪失了人格；這篇文章語多警人，喜歡寫書評書介的人應該重視。在此必須附帶一提，本文題目與作者姓名字體的編排極易讓人誤會，我起初讀成「傅淺博談評介——」，後又讀成「傅博淺談評介——」，原本以為「傅淺博談」或「傅博淺談」是一句我未曾讀過的成語，及至看了卷前的目錄，始知傅博先生是作者，「淺談評介文章的作者責任」才是題目。

(三) 貴刊迭有「政治書評」，我個人以為，目前國內擁有許多政論雜誌，什麼黨外的、黨內的、中立的、黨外新生代的……，花樣之多，令人目不暇給，只要到重慶南路一段書報攤上「巡禮」一番，即可知此

言不虛，所以我建議寫政治書評的朋友，請將稿件寄至各政論雜誌，如此一則可以找到更合適的讀者，二則「書評書目」可以多容納幾篇短評或者訪問稿，豈不兩全其美？

(四) 貴刊稿約上說：「一般性水準以上的文藝新書評論希望盡量短小精悍。」這一點我贊成，事實上貴刊的短評一直太少，從前曾關有「一得之愚集」專欄，我很喜歡，所刊載的書評雖然篇幅皆短，但頗不乏一針見血之論，惜乎參與者似乎不多，難道在以字數論稿酬的方式之下，大家都棄短評如敝屣，而喜歡短話長說？果然，則貴刊是否可以考慮短評以篇數計酬？

(五) 讀李敏勇先生大作「關於『諾貝爾文學獎金全集』出版廣告的一些隨想」，使我相信，廣告策略的運用是否得當，和大部頭書的暢銷與否息息相關，李先生的「隨想」也使我「隨想」到近日有出版社在報章上大做廣告，謂其將出版「中國新文學全集」三十巨冊，廣告上也免不了要強調「金壁輝煌，典雅華麗」，但仔細一想，三十年代的文學迄未開禁，何來新文學全集？如果只是出版一些人家早已出版的作品，那

就只是「選集」而非「全集」了，如此豈不是公然欺騙讀者乎？！希望九五文化公司的困境，能帶給我們一些警惕。（「我們」包括出版商與消費者，前者應該覺醒到，想靠出版大部頭書成為出版界的小巨人，那真是談何容易；後者應該考慮一下，會不會「遇人不淑」，數千元的預約書款有去無回，或者同是回了，但收到的却是一堆「華麗的垃圾」？）

黃忠慎

五、十

×

×

×

陳先生：

自市面購得貴刊九六期時，見到內附的「意見卡」。對於一位長期閱讀並利用於貴刊文章和資料索引的讀者言，小卡上的十餘項意見實不足以道盡想說的話。

如果期待於新企劃、新面貌的關懷是一種愛之深的心情，則嚴苛地指責本期的種種缺失該算是共勉的善意吧！

爲免於佔用貴刊寶貴的篇幅，仍決定以信函投遞。（前信承蒙以書簡登載，實非始料所及，謹此謝過。

。）

1. 關於目錄：設計清新而悅目。如何竟遺漏了兩篇頂好的文章？「圈外也該有文化」以平（頁一一）

「讀戰爭與和平」印新德（頁一二六）

這種不該有的疏忽，主編者實難辭草率之咎！另「出版自由萬歲」的作者到底是黃淮？抑或黃淮？

沈謙的：「文心雕龍論批評方法」是在一三三頁，目錄却是一三五頁？

2. 關於印刷：每張相片的圖版效果印製得相當模糊，幾至於一片漆黑。「紀德語粹」（我猜），由於圖版不清，目錄欄又付闕如，編輯報告也未說明，很會令人弄不清這些「銘言」究竟「語出何處？」（除非讀過紀德的作品。）

3. 關於附註：如沈謙的「文心雕龍論批評方法」之類的專論長文，分期刊登固屬必要，可是其間的附註也非等全文刊完才登錄不可麼？隨文加註不是更利於閱讀嗎？

4. 關於專欄：作家生活紀實和報導當然有其存在

的必然價值，然而，那似乎是一般文藝性、綜合性刊物的工作與責任。收容在『「書評書目」這樣一個名字和性質』的雜誌，適當嗎？本期「茶米集」「邂逅錄」所呈現的是一個感性的「有情世界」，却使人感到內容的混雜不一致而影響了貴刊的風格。

像專訪，如九三期的「鷹鸞何事奮雲霄」和九四期的「叩訪洛夫詩境的泉源」等文針對作家創作態度和思想及作品內涵加以介紹評論等類的文稿毋寧是符合貴刊本色的。

我不清楚貴刊發行的實際情形和作業狀況，却知道貴刊很具發行的潛力。每當我將貴刊介紹給愛書的年輕學子閱讀時，他（她）們往往表現出驚喜的異樣，閱讀之後即欣然地接受這份刊物。這說明了貴刊內容的普及性，却也顯示了大眾對貴刊的隔膜——太多的人不知道貴刊的存在。刊物的發行絕非單憑熱心讀者們的口頭介紹或義務推銷即能獲致良好績效。處在這商業經濟社會裏，大多數人都不自覺地過度仰賴着

「廣告」以選擇所需的心理。而貴刊正好在「廣告」的工作上最爲忽略。

「革新內容」是編輯先生的事，「突破發行」却是業務員的責任。叫好的是內容，要叫座就靠廣告的策略運用了。長年躲在深宅大院的閨女，誰認識那羞花閉月的姿貌？本期所載李敏勇先生的文章總該給貴刊發行人員們一些「擴大出版廣告」的新觀念吧！

你說「批評何須勇氣？」我不同意。需知「被批評的風氣和風度」乃是由於批評者們不可動搖不可屈辱，不可利誘的集體意志下所長期培育出來的，此地文壇批評新氣象的養成，貴刊持續的努力實屬功不可沒。願藉此致上最誠摯的敬意。

「書市行情」和「好書市集」是否考慮恢復？接受廣告並非壞事，只要被接受的廣告真是貨真價實，此寧非亦書評之一種？

順祝 編安！

呂昱拜上

一九八一、五、十七